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对外国学生汉语词义猜测的作用*

江 新¹ 房艳霞²

(¹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3) (²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要求学习汉语的欧美和日本留学生对三种条件下(只有词没有语境、只有语境没有词、既有词也有语境)的语义半透明的双音复合词进行猜测, 考察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在欧美和日本留学生汉语生词猜测中的作用。结果显示: 在猜测词义中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分别都能提供一定的信息, 但同时提供两种信息能得到更好的猜测;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在生词猜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语境能提供更多句法上的信息, 构词法能提供更多语义上的信息; 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对生词猜测产生影响, 与动宾式生词相比, 偏正式生词的猜测较为容易且构词法线索在其中的作用较大; 母语文字背景可能影响词义猜测的效果, 日本留学生对于构词法、语境线索以及两者的整合都比欧美留学生好。

关键词 语境; 构词法; 结构方式; 生词猜测; 第二语言学习; 欧美留学生; 日本留学生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在第二语言阅读中生词词义的猜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语言学习者(特别是中级、高级阶段的学习者)在阅读中如何加工生词, 是否利用、如何利用相关的知识和线索猜测生词的词义? 这是第二语言词汇习得和阅读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

近 20 年来, 关于第二语言生词学习策略的研究迅速增多。研究发现, 学习者在遇到生词时常常利用相关的知识和线索猜测词义而不是查词典(Hulstijn, Hollander, & Greidanus, 1996), 而语境线索和构词法线索是学习者用来猜测生词词义的两个主要信息来源(De Bot, Paribakht, & Wesche, 1997; Paribakht & Wesche, 1999; Riazi & Babaei, 2008)。

语境(context)是指一个生词或短语在毗邻字词、短语、句子或段落所处的环境, 这些毗邻的字词、短语、句子或段落经常可以用来限定目标词或短语的意思, 帮助读者理解目标词或短语(Nation & Coady, 1988; 路巧玲, 2001), 也称为上下文。构词法(word morphology)是指词的内部结构规律的情况, 也就是语素组合的方式和方法。按照

语素的组合方式, 合成词可以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派生词由词根语素加上词缀语素(前缀、后缀)组成, 复合词由词根语素组成。

许多研究表明, 第二语言学习者既有利用语境信息的能力(Day, Omura, & Hiramatsu, 1991; Mondria & Wit-de Boer, 1991; Dupuy & Krashen, 1993; Brown, Sagers, & LaPorte 1999; Nassaji, 2006; Mori, Sato, & Shimizu, 2007; İstifçi, 2009), 也有分析生词的内部结构的能力(Bensoussan & Laufer, 1984; Arden-Close, 1993)。但是学者们对于语境和构词法在词义猜测所提供的信息是否相同还存在异议, 对于构词法分析和从语境中学习这两种学习策略的有效性也存在不同观点。一方面, 一些学者认为构词法不是推测词义的可靠信息来源, 建议学习者在分析词的内部结构之前应当注意语境线索(Nation & Coady, 1988)。与此对应的是, 语境的支持度对词汇学习的影响很大, 但语素对于词汇学习的帮助不大(Ku & Anderson, 2001)。另一方面, 有些学者认为, 自然出现的语境不一定能提供有用的信息(Schatz & Baldwin, 1986), 有时还会使人产生误解(Holmes & Ramos, 1993)。所以, 语境的丰富程

收稿日期: 2010-11-05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40004)和北京语言大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7YB01)支持。

通讯作者: 江新, E-mail: jiangxin@blcu.edu.cn; 房艳霞, E-mail: fangyanxia2@163.com

度对词汇学习几乎没有影响(Zahar, Cobb, & Spada, 2001; Frantzen, 2003; Kondo-Brown, 2006)。这些观点对重视语境作用的词汇学习策略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很多研究证据表明, 语境和构词法提供的信息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 Mori 和 Nagy (1999)发现, 学习者从语境中猜测词义的能力与分析生词内部语义结构的能力之间不相关, 这表明两者是互相独立的。因为如果语境和构词法提供的信息相同, 那么使用语境线索和使用构词法线索都将得到相似的猜测结果, 两种词义猜测策略应该高度相关。另一个证据是, Mori (2002)发现, 相对于单一信息来源而言, 语境线索和构词法线索结合的效果更大, 两者的作用可以叠加, 表明构词法和语境提供的信息是不同的。因为如果两者提供的信息相同, 那么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不会获得任何新的信息。

利用语境猜测词义是学习语言的重要策略, 它是学习者猜词时使用最多的方法(赵福利, 2002; 马文颖, 2003)。但是, 在有语境的情况下, 学习者不一定都能得到正确的猜测。语境的位置、语境离目标词的远近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猜测的结果(Paribakht & Wesche, 1999)。Frantzen (2003)考察了母语为英语的西班牙语学习者从语境中猜测词义的影响因素, 包括: 语境本身、学习者的行为(是否注意到语境线索等)、文本的注释等, 他指出语境线索有一定的局限性, 教师要鼓励学生在语境中反复检验自己的猜测。

语言学习者在遇到生词时不但可以利用语境线索进行猜测, 而且也可以利用已有的构词法知识进行猜测。学习者在遇到生词时会按词根、前缀、后缀等分解合成词, 获得词义, 或者按照组成复合词的语素的意思来推测整词的意思, 表明学习者已经可以利用已有构词法知识猜测词义。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构词法线索不是一个可靠的线索, 必须在语境中验证猜测的正确性(孔凡富, 陈士法, 1998)。

虽然多重信息来源在词义猜测中的优势很明显, 但是有一个问题还不清楚: 语境和构词法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猜测生词中的作用究竟有什么不同? Mori (2003)对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在猜测日语复合词时语境线索和构词法线索的作用的差异进行了考察。研究要求日语学习者在三种条件(只有词、只有语境、“词+语境”)下猜测复合生词的意义, 发现语境和构词法对于生词猜测同样有效,

但是两者结合的效果最好, 表明语境和构词法提供的信息不重合; 研究还发现, 语境线索比构词法线索产生更多句法信息, 构词法线索比语境产生更多语义信息, 表明语境和构词法在词义猜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考察了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猜测词义中语境和构词法线索的作用, 但是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首先, 词义猜测中语境和构词法线索的作用是否受到生词结构方式的影响? 在现代汉语中双音复合词数量庞大, 内部结构复杂(最常见的基本结构类型包括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动补式、主谓式等)。对汉语词汇加工的研究表明, 汉语复合词内部结构、语义透明度对于词汇的理解特别重要。研究发现语义透明度对儿童、成人的词汇加工和学习都会产生影响(王春茂, 彭聃龄, 1999, 2000; 徐彩华, 李瑾, 2001; 高兵, 高峰强, 2005; 白学军, 胡笑羽, 闫国利, 2009), 而且, 这种影响不但存在于第一语言中, 也存在于第二语言中(黄露阳, 2005)。汉语复合词的内部结构不但影响母语者的词汇加工(Zhang & Peng, 1992), 也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加工和词义猜测的效果(冯丽萍, 2003a; 刘颂浩, 2001; 郭胜春, 2004), 其中, 动宾式复合词的猜测比偏正式复合词困难(刘颂浩, 2001; 郭胜春, 2004)。那么,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对词义猜测的作用是否随生词结构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由于动宾式复合词的意义和构词语素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比偏正式复合词复杂, 猜测动宾式生词的难度大于偏正式生词, 因此我们预测, 构词法线索对于偏正式生词的猜测可能比动宾式更为有益。

其次,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母语背景是否会影响语境和构词法线索的利用? 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所谓迁移)的研究由来已久(参见 Odlin, 1989),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出现第一语言文字系统(first language writing system, L1WS)对第二语言文字系统(second language writing system, L2WS)阅读影响的研究(例如 Adams, 1982), 在诸多研究中 Koda (1988, 1989, 1994, 1996, etc.)的工作影响较大。研究者一致认为,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距离或相似程度影响第二语言阅读。基于前人研究, 我们预测, 母语文字背景不同的汉语学习者(例如母语为印欧语的学习者与母语为日语的学习者)在词义猜测中对语境和构词法信息的利用会有所不同。具体地说, 日本留学生的母语与汉语在文字上距离较近,

都使用表意文字(汉字)¹，日语中大量的汉字(Kanji)词的构词法与汉语的构词法较为接近，且中日文化关系密切，因此猜测汉语生词时易产生文字、词汇和文化的正迁移，因此我们预期日本人猜测汉语生词时从构词法线索与语境线索中可能获得更多的帮助；相反，欧美留学生的母语采用拼音文字，形态发达，构词法以派生为主，与汉语构词法差异较大，猜测汉语生词时不易产生文字、词汇和文化的正迁移，因此我们预期欧美留学生猜测汉语生词从构词法线索和语境线索中可能获益较少。

因此，本研究探讨的问题是：(1)汉语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猜测词义时，构词法线索和语境线索是否都能提供一定的信息？整合两种信息是否能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更好的猜测？(2)语境线索和构词法线索提供的信息有何不同？(3)词义猜测中语境和构词线索的作用是否受生词结构方式的影响？(4)语境和构词线索的作用是否受学习者母语文字背景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3×2×2 三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包括三个自变量，即：猜测词义的条件(只有词没有语境、只有语境没有词、有词和语境)、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偏正式、动宾式)和学习者的母语文字背景(拼音文字背景、表意文字背景)。

2.1 被试

被试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的本科二年级留学生 36 人。其中母语为拼音文字背景(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欧美留学生 18 人(美国 5 人，英国 2 人，意大利 3 人，澳大利亚 2 人，加拿大 3 人，德国 3 人)，母语为表意文字背景(日语)的日本留学生 18 人。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5 岁。欧美学生中男生 15 人，

女生 3 人，日本学生中男生 6 人，女生 12 人。被试在中国学习汉语的时间在 1.5~2 年之间，开学初统一参加了学校的分班测试，汉语水平达到了中级。

2.2 实验材料

为了保证目标复合词对学习来说都是生词，且复合词中使用的汉字都是学习者熟悉的，实验前先进行复合词和汉字测试。如果用于复合词中的汉字是学习者不熟悉的，那么语素义对整词的词义就没有贡献，因此无法考察学习者使用构词法线索的能力。

2.2.1 目标复合词的选择 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1986)中选取 200 个中低频的复合词(偏正式和动宾式各半)，让母语为汉语的中国研究生按 5 级量表判断这些复合词的语义透明度，根据判断结果选取语义半透明的 90 个复合词(如丢人、灰心、眼色等)。然后，将这 90 个复合词中所有汉字(113 个)抽出来，加入其他汉字 40 个，请留学生(来自正式实验被试的群体)判断是否认识这些汉字(如果认识某个汉字，就给它注上拼音并组成词或者短语，如果不认识就打“×”)。根据汉字测试的结果，将含有学生不认识的汉字的复合词剔除，然后进行复合词测试(加入 22 个熟悉词作为干扰词)，即让学习者判断是否认识这些词。如果学习者认识某个词，就在相应的括号内打“√”，并写出词的汉语拼音和意思(用英语或者日语)；如果不认识就打“×”。

从学生不认识的复合词中选取 36 个作为本研究的目标词，其中 18 个偏正式和 18 个动宾式(整词频率和语义透明度见表 1)。这 36 个目标词均为中低频的语义半透明的复合词(频率范围为 73 次/百万~2.3 次/百万，平均频率为 11.6 次/百万)，为《汉语水平等级大纲》中的丙级词和丁级词²，而组成

表 1 偏正式和动宾式目标词的整词频率和语义透明度

目标词的结构类型	整词频率		语义透明度	
	平均频率	频率范围	平均透明度	透明度范围
偏正式	11.4	2.3~73	2.8	2~3.5
动宾式	11.7	3~35	2.6	2~3.7

¹ 有学者将汉字称为语素文字(或语素一音节文字)，但语素文字不宜与表音文字相提并论，本文把汉字称为表意文字，是为了突出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特点。还有，日语除了采用汉字(kanji)，还采用假名，后者为音节文字。为简便起见，本文称日本母语者为具有表意文字背景的学习者。

² 36 个目标词中只有一个词“逐步”是乙级词，也是频率最高的词(73 次/百万)，但是经测试学生都不认识这个词，其余词的最高频率是 35 次/百万。

这些复合词的汉字都是高频字(频率范围为 10753.2~74.1 次/百万, 平均频率为 1733.41 次/百万), 也都是《汉语水平等级大纲》中的甲级字和乙级字(频率数据来源于《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对整词频率和语义透明度进行 t 检验, 结果显示, 偏正式和动宾式目标词的整词频率差异不显著, $t(34)=0.07$, $p>0.05$, 语义透明度差异也不显著, $t(34)=1.07$, $p>0.05$ 。

2.2.2 句子语境的设置 目标复合词选好以后, 给每个目标词配一个简单易懂的短句子作为语境。选短小的句子而不选语篇作为语境, 是考虑到要求语言知识有限的学习者阅读一个长的段落, 然后猜测生词的词义, 可能会超出他们的认知负荷, 选择短小的句子能有效地测查学生使用语境线索的能力。为了反映出学习者在自然语料中使用语境线索和构词法线索的能力, 目标词的句子都从百度的新闻全文中选取并进行细微的改动。

为了保证语境对目标词的支持度为中等程度,

既不强也不弱, 请语言学专业的中国研究生来判断所选取句子的语境支持度, 同时, 将选取的句子删去目标词, 请汉语母语者和高级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做填空测验, 看这个句子是否能给目标词的意思提供一些信息。然后根据填空测验结果, 对不太合适的句子进行修改。实验前请被试的汉语教师来判断用于测试的句子对被试来说是否都是易于理解的, 对于被试可能不认识的词语都用英语或者日语加以注释。

把这 36 个目标词和对应的句子分成 3 组, 每组 12 个目标词和句子, 每组的目标词包含 6 个偏正式和 6 个动宾式。3 组目标词和对应的句子分别在以下三种条件下呈现: (1)只有词, 即呈现一个词; (2)只有语境, 即呈现一个删去目标词的句子; (3)有词也有语境, 即呈现一个含有目标词的句子, 用下划线标出目标词。实验材料的组成及示例见表 2。为了使同一个被试只在一种条件下看到某个目标词或对应的句子, 采用拉丁方顺序安排实验材料。

表 2 实验材料示例

出现条件	结构方式	
	动宾式	偏正式
词	丢人	灰心
语境	老师问了我五个问题, 我都不会, 真_____!	这次失败了, 别_____, 下次再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词+语境	老师问了我五个问题, 我都不会, 真 <u>丢人</u> !	这次失败了, 别 <u>灰心</u> , 下次再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2.3 施测

对被试进行个别施测, 要求被试在不查词典的情况下猜测目标词的词义。测试时先给被试呈现用英语或者日语的书面指导语, 要求被试注意利用各种线索猜测目标词的意思, 并用英语或日语写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猜测, 并标明哪一个他认为最好的。在“只有语境”的条件下, 要求被试用英语或者日语写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他认为能完成这个句子的词或短语, 并标明最好的一个。被试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和速度完成测试, 被试大都在 1 个小时内完成测试。

2.4 数据的编码

按照以下几个因变量来对被试的猜测结果进行编码:

第一, 被试认为最好的猜测结果和目标词实际意义之间的语义相关程度。由两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用 5 级量表按照语义相关性给被试认为最好的猜测进行评分。如果某个猜测结果和目标词的实际

意义没有语义上的交叠, 就记为 0, 两者有一些模糊的语义范畴的相关, 就记为 1, 有相同的重要语义特征记 2, 猜测结果非常接近实际的词义记 3, 和目标词的意思相同记 4。例如, 在只有词的条件下, 被试对“接头、外表”的猜测的评分结果如下(第一个猜测是学生认为最好的猜测):

接头: meet a person; head buff; debate

猜测与实际意义的相关得分: 3

外表: clock; tower-clock

猜测与实际意义的相关得分: 0

两个评分员间信度系数为 0.909。以两个评分员所评的分数的平均数作为某个目标词在该变量上的值。

第二, 被试对每个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语义相关程度。这个变量代表了被试在每个目标词上产生的猜测结果的语义范围。由两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用 5 级量表按照语义相关度给被试的几个猜测结果进行评分。如果被试的几个猜测结

果之间关系越密切,那么评定等级就越高,即使猜测结果完全不正确:几个猜测没有语义交叠记 0,有模糊的语义范畴的交叠记 1,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记 2,意义很接近记 3,为同义词记 4。例如,“接头、外表”的评分结果如下:

接头: meet a person; head buff; debate

几个猜测之间的语义相关得分: 0

外表: clock; tower-clock

几个猜测之间的语义相关得分: 2

评分员间的信度为 0.822。以两个评分员所评的分数的平均数作为某个目标词在该变量上的值。

第三,被试对每个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句法上的一致性。这个变量代表了被试对每个目标词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句法上的一致性程度。同样请两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评定,如果几个猜测结果之间在句法上有共同的部分就标为“相同”,如有不同的部分就标为“不同”。例如在只有词的条件,被试对“丢人”产生的两个猜测是“lose somebody; lose a friend”,就标为“相同”(因为这两个猜测都是动词短语)。当被试的猜测是“lost person; can find somebody”就标为“不同”(因为第一个是名词短语,第二个是动词短语)。以标为“相同”的目标词的比率作为某个目标词在该变量上的值。

3 结果

3.1 被试认为最好的猜测结果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相关

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猜测结果和目标词实际意思的语义相关程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3 所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 68)=61.41, p<0.001$ 。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在“词+语境”条件下的平均数(2.36)显著高于在“只有词”(1.28)和“只有语境”(1.56)两种条件下的平均数($p<0.001$),“只有词”和“只有语境”这两种条件之间的差异也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结构的主效应显著, $F(1, 34)=5.39, p<0.05$, 猜测偏正结构词的

平均数(1.82)要高于猜测动宾结构词的平均数(1.64)。条件和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68)=19.05, p<0.001$ 。简单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只有词”条件下,猜测偏正式生词的成绩(1.51)显著好于猜测动宾式生词的成绩(1.05), $F(1, 34)=6.45, p<0.01$; 在“词+语境”条件下,猜测偏正式生词的成绩(2.59)也显著好于猜测动宾式生词(2.13), $F(1, 34)=167.78, p<0.001$; 但在“只有语境”的条件下,二者的猜测成绩(1.37 和 1.75)无显著差异, $F(1, 34)=2.61, p>0.05$ 。

国别³的主效应显著, $F(1, 34)=12.37, p<0.01$, 日本留学生猜测的平均数(1.94)显著高于欧美留学生的平均数(1.52)。但条件和国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68)=2.34, p>0.05$, 结构和国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34)=0.07, p>0.05$, 条件、结构和国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F(2, 68)=1.52, p>0.05$ 。

3.2 目标词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语义相关

在三种条件下被试对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语义相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4 所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 68)=21.24, p<0.001$, “词+语境”条件(2.42)比“只有词”条件(1.99)的高,“只有词”条件又比“只有语境”条件(1.83)的高,两两之间的差异均达到了显著的水平(p 值在 0.000~0.024 之间, $p<0.05$)。结构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4)=3.02, p>0.05$ 。条件和结构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68)=1.79, p>0.05$ 。

国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4)=3.12, p>0.05$ 。条件和国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68)=0.68, p>0.05$, 无论是欧美留学生还是日本留学生,在两种线索都可用的情况下比只能使用单一线索得到更多语义相关的猜测。

3.3 目标词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句法一致性

在三种条件下被试对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句法一致性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如表 5 所示。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表 3 被试最好的猜测和目标词的实际意思之间语义相关评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在括号中)

国别	词		语境		词 + 语境		人数
	偏正式	动宾式	偏正式	动宾式	偏正式	动宾式	
欧美	1.14 (0.52)	0.77(0.41)	1.36 (0.72)	1.56 (0.78)	2.36 (0.80)	1.93 (0.74)	18
日本	1.87 (0.56)	1.32(0.60)	1.38 (0.48)	1.94 (0.58)	2.81 (0.47)	2.33 (0.54)	18

³ 为了表述简便,对数据统计分析及其结果描述时采用“国别”一词表示“母语文字背景”。

表 4 被试在每个题目上产生的几个猜测之间的语义相关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在括号中)

国别	词		语境		词 + 语境		人数
	偏正式	动宾式	偏正式	动宾式	偏正式	动宾式	
欧美	2.09(0.45)	2.23(0.64)	1.90(0.70)	2.06(0.64)	2.48(0.58)	2.50(0.58)	18
日本	1.89(0.69)	1.76(0.73)	1.47(0.78)	1.87(0.68)	2.30(0.55)	2.41(0.67)	18

表 5 产生的几个猜测之间句法上相同的题目个数所占的比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在括号中)

国别	条件			人数
	词	语境	词 + 语境	
欧美	0.71(0.13)	0.82(0.10)	0.81(0.12)	18
日本	0.74(0.14)	0.86(0.12)	0.80(0.13)	18

$F(2, 68)=8.37, p<0.01$ 。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只有语境”条件的平均数(0.84)、“词+语境”条件的平均数(0.81)显著高于“只有词”条件的平均数(0.73) ($p<0.01, p<0.05$), 但“只有语境”条件与“词+语境”条件差异不显著($p>0.05$)。

国别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4)=.59, p>0.05$ 。条件和国别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68)=0.42, p>0.05$ 。也就是说, 无论是欧美留学生还是日本留学生, 被试在“只有语境”条件下产生的句法一致的猜测都比“只有词”、“词+语境”条件下的多。

4 讨论

4.1 整合语境和构词法线索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更好的猜测

本研究结果显示, 语境和构词法在猜测词义的过程中都能提供一定的信息, 但是整合信息能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更好的猜测。这个结果与 Mori 和 Nagy (1999), Mori (2002, 2003)的结果是一致的。

当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单独出现时, 它们在猜测词义的过程中都能给目标词提供一定的信息, 但是它们提供的信息跟目标词的实际意义只有一些模糊的语义范畴的相关, 被试根据词和语境两种线索进行的猜测显然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的猜测好。这个结果表明学习者只根据一种线索猜对词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Nassaji, 2003), 同时也说明单独的语境和构词法在推测生词的词义时都不是非常可靠的线索, 因为它们只能提供一部分信息, 且这部分信息很有限, 还不足以让学习者利用它们在大脑中搜索到相应的图式, 并激活这些经验图式, 将已有的图式和文字信息结合起来, 填补学习者大脑中的空槽(slot), 达到对词义的理解。例如, 被试在三种条件下对“病号”的猜测结果如下:

词: wrong number; registration number in a hospital

语境: problems; illness

词和语境: sick person; patient; ill

从中可以看到, 被试在“只有词”、“只有语境”情况下的猜测只和“号”或者“医院、病”相关, 跟“病号”的相关不大, 而在“词+语境”的条件下, 学生已经能猜出正确的词义。这是因为在“词+语境”的条件下, 作为语境的句子包含有许多学生熟悉的成分(学过的汉字、词语、语法点等)会让学生很容易就通达语音、语义, 语音、语义都可以为这个生词提供额外的信息, 帮助学习者把这些文字信息跟大脑中相应的图式建立联系, 并激活相应的图式, 理解生词的意思。因此, 在阅读中, 我们应鼓励学生把语境和构词法线索结合起来使用, 从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在“只有词”的条件下, 学习者常常根据构词法线索进行猜测, 而构词法线索是不太可靠的, 在汉语里一个汉字常常有很多意思, 有的词语中使用的可能是汉字的比喻义或象征义, 而大部分汉字的比喻义和象征义是有文化界限的。如“狗”在汉语里作为一个语素, 常常含有贬义, 汉语里有“狗贼、狗汉奸、狗命、狗腿子”等等, 但是在欧美国家“狗”并无此义, 学习者在遇到这些词时很难猜到准确的意思。所以在缺乏语境的条件下, 学习者很难确定单个汉字的意思, 而猜对整词意思的几率也不高。

我们已经知道, 特定的语境虽然能给词义提供一个宽泛的、大概类别上的线索, 但是不能确定这个词的具体语义特征。在实验中学习者能根据语境猜出 2~3 个语义上相关的词语, 但是他们不清楚哪个是正确的。如被试在“你要是真的喜欢她就跟她结婚, 不要____人怎么说。”这个语境下有三个猜测“listen to; care about; worry about” (学生认为最好的猜测是“listen to”), 被试虽然已经猜到了目标词的意思, 但是并不清楚哪个意思是正确的(正确的意义并不是“listen to”), 猜对的几率往往也不高。

在“只有语境”条件下猜测的正确率不高, 这个结果也可能来自于实验任务本身的人为性: 学生感

觉很难在一个汉语句子里插入一个英语、日语单词或短语。有人可能会质疑:这个任务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学生使用语境线索的能力?实际上,我们采用该任务考察学生单独运用语境线索(不含构词法线索)的能力,主要是为了量化学生从可理解的语境中获得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测试他们词汇知识的产出。如果要求被试用汉语在句子中填入一个词或短语,那么我们就清楚学生错误的答案是由于他们不能理解这个句子造成的,还是因为他们的汉语词汇知识不足造成的。为了排除后一种可能,实验任务必须在不用汉语产出词汇知识的情况下完成。

前面也提到,构词法线索可以补偿语境线索不能提供的具体信息,因此学习者在“词+语境”条件下的猜测要比在“只有词”或“只有语境”条件下的猜测好得多。学习者可以先从语境中得到一个大概的猜测,然后根据构词法线索确定目标词的正确意思,或者先根据构词法线索猜测,然后在语境中检验自己的猜测。语境可以提供构词法线索无法提供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但可以给学习者更多的提示,而且还可以限定目标词的意思、词性、结构方式等,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目标词的意思,得到更好的猜测。因此,我们也应该常常鼓励那些善于使用构词法线索的学习者在语境中检验他们的猜测。

4.2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在猜测词义过程中的作用不同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语境和构词法线索提供的信息是不同的,它们在猜测词义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也不同。如果语境和构词法提供的信息是交叠的、重复的,那么学习者在“词+语境”条件下得到的猜测就不会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的猜测好。实际上,本研究发现被试在“只有语境”条件下的猜测要比在“只有词”条件下的猜测好,这表明语境和构词法线索提供的信息应该是不同的。

那么语境和构词法在猜测词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何不同呢?我们可以从被试对每个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的语义相关和句法一致性中找到一些答案。如表4和表5所示,被试对目标词产生的几个猜测结果之间,其语义相关性在“只有语境”条件下显著低于“只有词”条件,其句法相关性在“只有词”的条件下显著低于“只有语境”条件。可见,被试根据构词法线索猜测生词比根据语境线索猜测生词产生了更多的语义相关的猜测,而根据语境线索猜测能比根据构词法猜测产生了更

多句法相关的猜测。也就是说,构词法能比语境提供更多语义上的信息,而语境能比构词法提供更多句法上的信息。

虽然本研究的被试及其第二语言与Mori (2003)的研究不同,但是却得到了一致的结果。首先,语境能比构词法提供更多句法上的信息,这个结果是很有意义的。很多时候易于理解的局部语境常常决定了一个生词的部分意思,而构词法却常常不包含明显的句法信息。如“丢人”这个词,学生根据构词法猜测时常常都是“丢的人、丢了一个人”等,与“丢人”的意思相差很远,但是给出语境“老师问了我五个问题,我都不会,真_____!”,学生就能从这个句子中知道,填入这个空的不应该是一个动词或动词短语,跟“人丢了”也没有关系,而应该是表达自己心理感受的词,就很容易猜到“不好意思、丢面子、遗憾”等,这些词语的意思已经非常接近目标词的词义。其次,构词法能比语境信息提供更多语义上的信息,这个结果也是有意义的。学习者在学习中遇到的生词大部分都是低频词,这些词的意义范围都比较狭窄。语境只能提供一些宽泛的信息帮助学习者了解生词的大意,但是学习者还不能清楚地知道生词的具体意思或具体语义特征,因此,学习者就会从构词法中来进一步推测生词的确切意思。构词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语境不能提供的那部分具体的信息。

4.3 生词结构方式影响词义的猜测

本研究选取语义半透明的偏正式和动宾式复合词作为目标词,结果发现猜测偏正式复合词的效果要优于动宾式复合词。这个结果与刘颂浩(2001)、郭胜春(2004)的结果一致。猜测偏正式生词的难度比动宾式的难度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汉语中偏正结构的词占绝大多数,在数量上超过动宾结构(苑春法,黄昌宁,1998),且留学生接触的汉语复合词中偏正式也比动宾式多(许敏,2003)。因此留学生在学汉语的过程中,对偏正结构方式比较熟悉,对动宾构词方式不太熟悉。中级阶段的留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初步具有一些构词法意识(徐晓羽,2004;冯丽萍,2003a),他们不但知道组成复合词的汉字和整词的一些关系,也了解一些汉语词汇的结构方式,初步形成汉语的词汇结构意识,这种构词法意识会作为一种先前的经验图式储存在学习者的大脑中。留学生的大脑中虽然已经有偏正、动宾等汉语词汇结构图式,但是因为学习者对偏正结构和动宾结构的熟

悉度和使用频率不同,那么对这些图式的提取率也不同。留学生在遇到生词时,如果不清楚生词的结构方式,可能首先跟大脑中最熟悉、最常用的图式建立联系,如果生词是偏正式的,那么就激活相应的图式,得到正确的猜测;如果生词的结构不是偏正式的,留学生会因选错结构方式而无法激活相应的图式,提取正确的信息。其次,偏正结构的生词,整词的意义与构词语素的关系比较简单,猜测起来比较容易,而动宾结构的生词,整词的意思和构词语素的意思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猜测比较困难。最后,语素的激活方式不同。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复合词的结构不同,语素激活方式也不一样(冯丽萍, 2003b)。可能在偏正式复合词中,尾语素的作用强于首语素,而尾语素恰恰就是这个复合词的中心语素,那么学生猜对整词意思的几率也比较大。但是动宾式复合词中,首语素和尾语素要同时起作用才能得到整词的意思,而学生在加工猜测动宾式复合词时,占有优势的首语素可能先被激活,尾语素的加工就会受到一些抑制,那么学生的猜测很可能是跟首语素的语义相关更大,因为中级水平的留学生在加工低频词时,语素的空间位置仍起部分作用,猜对的几率相对也比较小。所以在猜测偏正式结构的生词比动宾式结构的生词容易一些。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目标词出现条件与词的结构方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只有词”条件下和“词+语境”条件下,对偏正式生词的猜测比动宾式容易,但是在“只有语境”条件下,偏正式生词的猜测并不优于动宾式。这个结果表明,当学习者可以利用构词法线索猜测生词词义时,偏正式生词的猜测比动宾式容易,当学习者只能利用语境线索猜测词义时,偏正式生词的优势就无法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与动宾式生词相比,构词法线索对于偏正式生词词义的猜测更为有益。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虽然郭胜春(2004)的研究也发现偏正结构的目标词猜测的正确率要优于动宾式,但是她的研究只考察了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和语义透明度,没有考察目标词出现的语境条件;而 Mori (2003)的研究考察了母语是英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只有词”、“只有语境”、“词+语境”三种条件下词义猜测的情况,但是没有考察目标词的结构方式的影响,这两个研究都没有考察生词结构方式和目标词出现条件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综合考察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和目标词出现的条件的交互作用,发现了目标词出现条件的作用会受到其结构方式的制约。

构词法线索对于词义猜测的作用与生词的结构方式有密切关系,构词法线索对于偏正式生词词义的猜测比对动宾式生词的猜测更为有益。对此现象最可能的解释是,与动宾式生词相比,偏正式生词的意义和构词语素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构词分析本身可以给学习者猜测词义提供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无论语境是否可以利用,只要构词分析可以进行,构词法线索可以利用,偏正式生词的猜测都比较容易,但是在仅有语境线索的条件下,构词分析无法进行,因而偏正式生词的猜测优势就不会存在。因此,构词法线索对于词义猜测是否起作用,是否成为推测词义的可靠信息来源,主要与生词的结构方式及其语义关系的复杂程度有关。此外,与动宾结构相比,偏正结构数量较多(苑春法, 黄昌宁, 1998),学习者对其接触较多、较为熟悉(许敏, 2003),因此也能进行更好的构词分析。

4.4 母语文字背景可能影响词义的猜测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日本学习者最好的猜测和目标词的实际意思的语义相关比欧美学习者的高,这表明学习者的母语文字背景可能会影响词义猜测的效果。具体地说,日本留学生对于构词法信息、语境信息以及两者的整合都比欧美留学生好。这可能是因为日本留学生和欧美留学生的母语文字与汉语文字的相似程度不同造成的。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相比,日语与汉语在文字系统上有较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使用表意文字(汉字),日语中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为汉字词,日语汉字词的构词法与汉语的构词法类似,汉语和日语存在着大量的“同形词”,其中绝大部分具有一方输出另一方输入的借词关系;而且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更加密切。因此,与欧美留学生相比,日本留学生猜测汉语生词时可能可以更好地利用其熟悉的汉字知识、构词法知识以及文化背景知识,易于产生母语的正迁移,因而对构词法信息的加工和语境信息的加工可能比较占优势,从构词法信息和语境信息中获得的帮助可能较大。

母语或第一语言迁移在第二语言认知加工和习得的很多方面已得到证明。研究发现,当学习者的母语文字系统与第二语言文字系统相似特征较多时(例如都使用表意文字),第一语言的阅读经验就会更好地促进第二语言阅读(Yang, 2000; Chikamatsu, 1996),词义猜测中语境线索的利用也存在语言间迁移(Nagy, McClure & Mir, 1997)。而且,

英语儿童和汉语儿童利用语境和构词法信息猜测词义时存在差异, 汉语儿童对于语境信息的利用优于英语儿童(Shu, Anderson & Zhang, 1995)。因此, 将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结果相结合, 可以推测,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对第二语言词义猜测的作用可能会随学习者的母语文字背景而发生变化。当学习者的母语文字与第二语言文字比较相似时, 语境和构词法线索及其二者的整合对词义猜测的作用较大。但是关于母语背景影响第二语言词义猜测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的欧美被试的母语虽然都属于印欧语, 但毕竟母语背景不够单一,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好地控制母语背景这个变量。还有, 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生词猜测时对于语境和构词法线索的利用是否存在个体差异? 这种个体差异是否与母语背景有关? 这些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 36 名欧美和日本中级水平的留学生在“只有词”、“只有语境”、“词+语境”三种条件下猜测词义情况的考察, 发现: (1)语境和构词法在欧美和日本留学生猜测词义的过程中都能提供一定的信息, 但是整合信息能比使用一种线索得到更好的猜测; (2)语境和构词法提供的信息是不同的, 语境能提供更多句法上相关的信息, 构词法能提供更多语义上相关的信息; (3)目标词的结构方式影响词义的猜测, 猜测偏正式生词的效果比动宾式的效果好, 而且构词法线索对于偏正式生词的猜测比对动宾式生词的猜测更为有益; (4)母语文字背景可能影响词义猜测的效果, 日本留学生对于构词法信息、语境信息以及两者的整合都比欧美留学生好。

参 考 文 献

- Adams, S. J. (1982). Script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unfamiliar vocabulary: Enhancing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skill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66(2), 155-159.
- Arden-Close, C. (1993). NNS readers' strategies for inferring the meanings of unknown words.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9, 867-893.
- Bai, X. J., Hu, X. Y., & Yan, G. L. (2009). Parafoveal-on-foveal effects in Chinese reading: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transparencies of word n on word n-1 process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5), 377-386.
- [白学军, 胡笑羽, 闫国利. (2009). 中文阅读的副中央凹—中央凹效应: 词 n 的语义透明度对词 n-1 加工的影响. *心理学报*, 41(5), 377-386.]
-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1986). *Modern Chinese frequency dictionary*.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Press.
-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Bensoussan, M., & Laufer, B. (1984). Lexical guessing in context in EFL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7, 15-32.
- Brown, C., Sagers, S. L., & LaPorte, C. (1999).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oral and written dialogue journal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259-283.
- Chikamatsu, N. (1996). The effects of L1 orthography on L2 word recognition: A study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learners of Japanese.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8, 403-432.
- Day, R. R., Omura, C., & Hiramatsu, M. (1991). Incidental EFL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reading. *Rea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7, 541-551.
- De Bot, K., Paribakht, T. S., & Wesche, M. B. (1997). Toward a lexical processing model for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 309-329.
- Dupuy, B., & Krashen, S. D. (1993).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Frenc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4, 55-63.
- Feng, L. P. (2003a). The intermediate Chinese learners' awareness of lexical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ding competenc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2), 66-71.
- [冯丽萍. (2003a). 中级汉语水平留学生的词汇结构意识与阅读能力的培养. *世界汉语教学*, (2), 66-71.]
- Feng, L. P. (2003b). The analysis of laws in recognition of Chinese words by intermediate foreign learners. *Journal of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Jinan University*, (3), 26-31.
- [冯丽萍. (2003b). 中级汉语水平外国学生的中文词汇识别规律分析.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 (3), 26-31.]
- Frantzen, D. (2003). Factors affecting how second language Spanish student derive meaning from contex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7, 168-199.
- Gao, B., & Gao, F. Q. (2005).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 frequency and semantic transparency in the recognition of Chinese word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6), 1358-1360.
- [高兵, 高峰强. (2005). 汉语字词识别中词频和语义透明度的交互作用. *心理科学*, 28(6), 1358-1360.]
- Guo, S. C. (2004). The role of the morphemic meaning in foreign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the lexical meaning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s.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6), 27-36.
- [郭胜春. (2004). 汉语语素义在留学生词义获得中的作用. *语言教学与研究*, (6), 27-36.]
- Holmes, J., & Ramos, G. R. (1993). False friends and reckless guessers: Observing cognate recognition strategies. In T. Huckin, M. Haynes, & J. Coady (Eds.),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and vocabulary learning* (pp. 87-107). Norwood, NJ: Ablex.
- Huang, L. Y. (2005). *Semantic transparencies and coordinative compound wor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黄露阳. (2005). *语义透明度与联合式合成词的理解*.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 Hulstijn, J. H., Hollander, M., & Greidanus, T. (1996).

- Incidental vocabulary learning by advanced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The influence of marginal glosses, dictionary use, and reoccurrence of unknown words.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 327–339.
- Istifçi, İ. (2009). Lexical inferencing strategies of Turkish EFL learner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Studies*, 5(1), 97–109.
- Koda, K. (1988). Cognitive process in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Transfer of L1 reading and strategi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4, 135–156.
- Koda, K. (1989). Effects of L1 orth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n L2 phonological cod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8, 201–221.
- Koda, K. (1994).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research: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5, 1–28.
- Koda, K. (1996). L2 word recognition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0(4), 450–460.
- Kondo-Brown, K. (2006). How do English L1 learners of advanced Japanese infer unknown Kanji words in authentic texts? *Language Learning*, 56(1), 109–153.
- Kong, F. F., & Chen, S. F. (1998). Vocabulary infer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2), 61–65.
- [孔凡富, 陈士法. (1998). 词义猜测理论与实践探讨. *外语教学*, (2), 61–65.]
- Ku, Y. -M., & Anderson, R. C. (2001). Chinese children's incidental learning of word meaning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6, 249–266.
- Liu, S. H. (2001). Guessing the meaning of unfamiliar words from context: An investigati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 45–49.
- [刘颂浩. (2001). 关于在语境中猜测词义的调查. *汉语学习*, (1), 45–49.]
- Lu, Q. L. (2001). Context in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6), 32–34.
- [路巧玲. (2001). 词汇教学中的语境问题.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32–34.]
- Ma, W. Y. (2003). Lexical-repetition theory and the word-guessing strategy in English reading.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6), 53–59.
- [马文颖. (2003). 词汇重复模式理论与英语阅读中的猜词策略. *外语研究*, (6), 53–59.]
- Mondria, J. -A., & Wit-de Boer, M. (1991). The effects of contextual richness on the guessability and the retention of words in a foreign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12, 249–267.
- Mori, Y. (2002).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context and word parts in interpreting unknown Kanji word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3, 375–397.
- Mori, Y. (2003). The role of context and word morphology in learning new Kanji word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7(3), 404–420.
- Mori, Y., & Nagy, W. (1999).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context and word elements in interpreting novel Kanji compound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4, 80–101.
- Mori, Y., Sato, K., & Shimizu, H. (2007). Japanese langua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n Kanji learni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novel Kanji word learning ability. *Language Learning*, 57(1), 57–85.
- Nagy, W. E., McClure, E. F., & Mir, M. (1997). Linguistic transfer and the use of context by Spanish-English bilinguals.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18, 431–452.
- Nassaji, H. (2003). L2 vocabulary learning from context: Strategies, knowledge sour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success in L2 lexical inferencing. *TESOL Quarterly*, 37(4), 645–670.
- Nassaji, H. (200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th of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L2 learners' lexical inferencing strategy use and succes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0, 387–401.
- Nation, P., & Coady, J. (1988). Vocabulary and reading. In R. Carter & M. McCarthy (Eds.), *Vocabulary and language teaching* (pp. 97–110). Essex, UK: Longman.
- Odlin, T. (1989). *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bakht, T. S., & Wesche, M. (1999). Reading and “incidental” L2 vocabulary acquisition: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f lexical inferencing.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1, 195–224.
- Riazi, A., & Babaei, N. (2008). Iranian EFL female students' lexical inferenc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ir L2 proficiency and reading skill. *The Reading Matrix*, 8(1), 186–195. 41
- Schatz, E., & Baldwin, R. S. (1986). Context clues are unreliable predictors of word meaning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1, 439–453.
- Shu, H., Anderson, R. C., & Zhang, H. C. (1995). Incidental learning of word meanings while reading: A Chinese and American cross-cultural study.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0(1), 76–95.
- Wang, C. M., & Peng, D. L. (1999). The roles of surface frequencies, cumulative morpheme frequencies, and semantic transparencies in the processing of compound word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1(3), 266–273.
- [王春茂, 彭聃龄. (1999). 合成词加工中的词频、词素频率及语义透明度. *心理学报*, 31(3), 266–273.]
- Wang, C. M., & Peng, D. L. (2000). The role of semantic transparencies in the processing of compound word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2(2), 127–132.
- [王春茂, 彭聃龄. (2000). 重复启动作业中词的语义透明度的作用. *心理学报*, 32(2), 127–132.]
- Xu, C. H., & Li, T. (2001). The role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on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children. *Applied Linguistics*, (1), 53–59.
- [徐彩华, 李铿. (2001). 语义透明度影响儿童词汇学习的实验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1), 53–59.]
- Xu, M. (2003). *A statistic analysis on the combination types of morphemes and word's formation ability from the disyllabic words in Graded Vocabulary for HSK*.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许敏. (2003). 《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双音节结构中语素组合方式、构词能力统计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语言大学.]
- Xu, X. Y. (2004). *The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f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ompound wor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徐晓羽. (2004). 留学生复合词认知中的语素意识.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语言大学.]
- Yang, J. (2000). Orthographic effect on word recognition by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5(2), 1–18.
- Yuan, C. F. & Huang, C. N. (1998). The studies of Chinese morpheme and word formation based on the Chinese morpheme data bank.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 7–12.
- [苑春法, 黄昌宁. (1998).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 (3), 7–12]
- Zahar, R., Cobb, T., & Spada, N. (2001). Acquiring vocabulary through reading: Effects of frequency and contextual richness.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5, 541–572.
- Zhang, B. Y., & Peng, D. L. (1992). Decomposed storage in the Chinese lexicon. In H. -C. Chen & O. J. L. Tzeng (Eds.), *Language processing in Chinese, Advances in psychology*, 90 (pp. 131–149). Oxford, England: North-Holland.
- Zhao, F. L. (2002). Guessing strategy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25, 74–77.
- [赵福利. (2002). 关于阅读中词义猜测策略的探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5, 74–77.]

The Effects of Context and Word Morphology on Interpreting Unknown Words by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JIANG Xin¹; FANG Yan-Xia²

(¹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²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When learning Chinese, vocabulary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learners' reading ability. Most learners are able to interpret unknown words through useful clues, which shed light on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To interpret unknown words, learners mainly rely on contextual clues and word morphology clues. However,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roles of contextual and word morphology clu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unknown compound words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s by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specially those with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Therefore, the present research intends to address the impacts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on interpreting unknown words by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e. contextual and word morphology clues, the influence of morpheme combinations and learners' language backgrounds.

Thirty-six intermediate-level learners of Chinese (18 Euro-American students and 18 Japanese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st. Thirty-six semitransparent compound words were chosen as target words, which were unacquainted to the participants although the individual words comprising the compound words were familiar to them.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compound words under three different conditions: (1) the words-only condition, (2) the context-only condition with target words omitted, (3) words plus context clues condition, in which target words were presented within specified sentences. The factorial design of 2 native languages (western languages and Japanese) $\times$ 2 structural rules of the target compound words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and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times$ 3 aforementioned conditions was adopted.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were encoded as the data for statistical and analytical purpos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contextual clues and the word morphology clues provide a certain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word meaning interpret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xt and word morphology clues results in better interpreting. Furthermore, the roles of context and word morphology in interpreting unknown words hav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Contexts provide more syntactic information than word morphology clues, whereas word morphology clues provide more semantic information. The morpheme combinations can affect the interpreting. Thirdly, it is found that much better interpreting was achieved for the meaning of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rather than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Word morphology clues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than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Two possible reasons may lie in the larger number of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than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morpheme activated styl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mpound words in Chinese.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Japanese learners were better in interpreting unknown compound words than western learners. This may suggest an effect of L1 and L2 distance on interpreting L2 unknown compound words.

Key words context; word morphology; interpreting unknown words;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Euro-American learners; Japanese learners